周官辨非

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即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爲末戰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矯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目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于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曰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

足概人國而兩人學術從是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節大畧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顛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効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

淵源一歸於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

鄴嗣杲堂拜撰

周官辨非

四明萬斯大充宗學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証以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儱侗讀過不加精析遂驚嘆其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爲三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校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於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爲是將以五經論

詆爲非乎，使其不合於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措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此周禮也，無可議。或凡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禮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之無是非之心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多自相謬戾，弊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條。雖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即謂予非周官爲是周官也可，視爲兩人書。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於書以為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横斂也復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横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横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決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皆悼虐政之害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

市則已爲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嘆哉舉末世之弊政訛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爲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𩵦人凡𩵦征入于玉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税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聞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收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爲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𩵦人之官胥三十人徒

至三百人馬融云池涸取魚處多也然則獻人自取足
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爲哉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
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邀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
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爲玩物喪
志况聚財而盡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肯建官掌此
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却而不受者於是
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士者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宮之人也爲內

小臣以供宮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即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羞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後鄭玄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迨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

邑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案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即武王當日之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竊召誥有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徵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聞之遂以之入告于

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若求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即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上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未可知也。若謂必測以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者爲中，其中猶易號。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既得地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即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僻

爲五表並建之言。果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即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違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況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直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即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聞。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益怪妄。而

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卽堯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葢以土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故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葢建國者旣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强極高三十

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何以見測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為也日節氣時刻遠近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〇吳氏曰先儒謂此為周公營洛邑之

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城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旣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爵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爲

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
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
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
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於本文
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即多地狹者食即寡爲得其平
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
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
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
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
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
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

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鄙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産有言古者大國一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産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

外五十里爲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爲遠郊卽六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爲郊甸卽六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爲家削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爲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爲邦都載師謂之畺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

五千比也噫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
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
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有遂大夫
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
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百五十酇有酇長中士爲之凡
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鄰有鄰長不命
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噫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
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數）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
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
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爲三公三十二卿中

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十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爲卿大夫士中下士不知又幾十百也有官即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任卿之小都以畺地任公之大都又然以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即盡王畿猶不足即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也又況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

脩徒之屬且不下數萬將何以畀之故吾謂官多則糜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斂聚斂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里教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謹庠序之教俾頒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五十者人生四十爲彊四十至五十則彊之極極必衰故王制曰

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又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又曰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爲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尙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爲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尙黑牲用玄殷人尙白牲用白周人

尚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尚其色不同也梁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牲云郊祭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即有騂黝之別既為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犬類月令四時所乘

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雖外祭亦用牷不用尨也

載師凡任地國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爲糧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鄭之丘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

皆十一也。晉鄭之制。即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爲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爲聚斂小人之說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於農畝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爲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卽舜典所謂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云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旣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況殺人之罪乎叔向據皐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曰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

邪。據秋官朝士職曰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讎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鬭於官則殺人者死更無辭說令調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數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讎則非疑也如謂賊繇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則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讎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與昆弟交遊之讎言弗與共國遂謂讎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讎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即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

官使之辟則玩法縱仇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嘆於莫可如何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誼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弒君之賊也齊田常弒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衰周時弒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弒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賊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

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恐挾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敎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

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爲妻女從者爲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爲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爲而刺奔蝃蝀之詩何爲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奔果得爲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爲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勿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鰥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闋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

之令又何爲而遽弃乎懲撿節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爲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爲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爲禮奔則爲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即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皆用雁其費財也

有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來帛有所出二之曰其同言私其貌則儷皮有自來矣人宜無不能備者即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幣而後交親特以草野樸略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用以告君之類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為言皆牽於私意匆遽趨赴無復禮儀節文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為禮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聖人之為多事矣且即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

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蓋氏之衰發好是懿德故栢舟之詩志之專一仰父母尚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

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即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姦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于瀆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叢形之訟矣又安有不宜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輕

言兵器猶敢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于市兵車不粥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註云布泉也絘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廛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藏以資生者也而亦斂之噫獻民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於民民何樂乎有生

肆長斂其總布

疏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斂布已非矣無肆立持之人負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暴也易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師市道之交亦坦坦爽爽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賈人廛人皆中士二下士四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刑斂商民囂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丈夫之所爲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爲民病也其如國體何噫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致宋其禍蓋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入又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於大宰職矣已謂司關職云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嘆曰嗚呼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熙穰穰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是不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待商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

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無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皆與鄉遂不同夫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法六鄉始於五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鄙則不若民家之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行於鄉遂益井田以

九爲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相通。以無比隣法也行於鄉遂。則一比一隣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隣同井而夫又有餘、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而爲十夫有溝之法、下夫辨詳下條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即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也、即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磽、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略、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

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為田九百萬畝。觀王制 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夫一千六百二十五萬畝，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餘夫或有或無，或多或寡，通計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當六田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尚少八百五十萬畝，是不必計及六鄉之內，尚有官田士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制之詭。罔癸鄭氏為之說曰，上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鄉田不給，六遂地廣而遠，故上地加萊，所以饒之，鄉田不足給餘夫，遂有

公邑使之出耕不思軍法田制業云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必未成夫者且鄉之比閭族黨州鄉與遂之隣里酇鄙縣遂秩然如不相通矧弱之餘夫豈反出耕於遂邪況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者五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萬畝民家如六鄉之數當分三千二百五十萬畝少二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即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周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

皆以十爲數貲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即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遂邦國用助法指都鄙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永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率二書之不合者以傅成其說皆不即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即殷之田溝洫即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汚吏慢其經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云云則畿內之田

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戾小司徒之法。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并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于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所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

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姑别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邪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多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即殷之田溝洫即殷之溝洫果有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

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責廹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即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即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而步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

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文訛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開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俱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

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為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不已知一井之為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為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若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即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為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為念。故願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

如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爲善也使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因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請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即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惰同勤獲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林

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丱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荼掌以時聚荼

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皆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計之，迹人、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眞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纍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今繹其誼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未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始永爲定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而不改也世儒不祭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

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以禘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繹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祫蓋即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如先儒之說也礿禘嘗烝爲天子之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同也

穀梁及王制並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爲就儀禮攷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知所謂乃朝即指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宁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

果春朝秋覲豈春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於宗禮
略不經見惟魯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
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
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
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尙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
小宗之法況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
之語而沔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
漢朝宗猶其言灉沮會同也灉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
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
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
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

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書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摯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介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賛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

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贄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夫曲禮言贄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贄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贄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贄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漢初所遺考工記古本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愚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即子男之圭正與贄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

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玄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栽攷覲禮天子當依南向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特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說者謂冒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冒可

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冒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況圭以爲贄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猶獨子男執璧若春槃然尙何譏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在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其于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俎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

以龍袞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袞是祀天服袞也玉藻云天子龍袞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袞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袞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特牲之被袞象天爲僭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僭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于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

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袞以祭也夫祭之大小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殊冕服天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嫌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袞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袞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袞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故天子曰袞冕而諸侯大夫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是諸侯裨冕也曾子問云太宰太宗太

祝皆禪冕是大夫禪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其有曰玄冕者冕服之布皆玄故名也此名猶冕毳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則世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識其無內外之辨茲乃復列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處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爲況此以內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駭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慎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

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云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並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卿哉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鄉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制卿止六而后宮反倍之縱曰后宮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褻已甚奄與非奄更可弗詳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按內外宗皆婦人也皆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足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瞫死秦師君子許之爲君子其公爲與汪踦戰郎皆死皆殯孔子許之縣賁父死御莊公賜誄杞梁襲莒死齊莊致弔敝無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賁尙父死寇哀公弔之于路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爲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爲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面大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爲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爲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爲殷路明

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尚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爲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耶。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爲郎道之車。乘素車爲郎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誤。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云云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

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閟宮詩修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巾車之言其可信乎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旆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旆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旂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旆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物日月已畫於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所用旂既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閱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

大閲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閲致衆獨非即戎乎何以與巾車反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註即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衍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即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祭其行而藏之後世尚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爲動物日易敝壞又功臣既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得用於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三辰旂旗

之言訓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益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蓋約畧之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槩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

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頌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即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烏鳶　羅氏掌羅烏鳥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聞夏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伐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夫犬馬豢獸也非土性猶不育矧虎豹熊羆之屬凶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共祭祀之羞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教擾之者詎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夫猛獸性不狎人不服而彊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魚鰌不淰鳥不獝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俾戒諸侯

毋好田好女豈天子反令之羅鳥鳥以為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注入皆當作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合之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王馬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巫馬有牧師有廋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王馬之官中大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爲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爲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即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之世然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爲方百

里者八十四分之公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吏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爲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同特改綏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是觀之周之疆域即禹貢之九州可知也焉有從有此九服哉且禹貢首以何服甸服即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王謂亞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以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服何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侯甸男采衞蠻夷鎮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

邦甸，卽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書不可言，周禮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旣云六年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卽甸服侯服也，男邦采，卽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而言，卽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舉內以見外，賓服舉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問凡有獄訟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嗑四爻噬乾胏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

交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胏肉之外噬之而即遇噬之而即得非兩事也若謂折王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腊則有毒矣乾胏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鑿容有入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怪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然既旬而後舉之則物爲無主有獲者自可以安受但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謂人民

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予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爲重輕，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即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數與墨劓刖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

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為煩刑重歛之書良不誣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敎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敎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冶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諳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彊也非可學也曷為設隸以掌之令即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裨于國政邪直兒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轘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按車轘即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弑君而轘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轘觀起下逮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爇皆車裂以狥是馭未嘗轘而轘者皆非馭由是觀之車轘叔世淫刑也豈周公之法乎至罪不當轘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爲士五十而艾乃爲大

夫蓋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年則綱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慎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預聞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上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況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書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魯般之鞭犖圉人也齊襄之鞭費從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洩鞭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為禮吾不信也

冥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蟄獸　翨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薙氏掌殺草　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　翦氏掌除蠹物　赤犮氏掌除牆屋　蟈氏掌去鼃黽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蟲蠹之末務即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置役尚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爲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爲禮是語怪之者也而謂

周公爲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

儒皆以侯甸男采衛釋書之五服盖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者以爲書所言五服即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蓋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也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朝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衛服來之歲侯甸又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

也以至藩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故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荆之包匭菁茅不責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問之於青揚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器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何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貢嬪器貢服物者不論貨財果若是豈國之所有者不必貢而貢者或其

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